



学术名家文丛

红楼梦： 一次历史的轮回

杨光汉 著

雲南大學出版社

雲南人民出版社



学术名家文丛

红楼梦： 一次历史的轮回

杨光汉 著

雲南大學出版社
雲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一次历史的轮回/杨光汉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2015 重印）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
ISBN 978 - 7 - 5482 - 1852 - 4

I. ①红… II. ①杨…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3366 号

出品人：周永坤
统筹编辑：柴伟 陈曦
责任编辑：冯峨
责任校对：何传玉 严永欢
封面设计：郑治

书 名	红楼梦：一次历史的轮回
作 者	杨光汉 著
出 版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网 址	www. ynup. com
E-mail	market@ ynup. 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460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2 - 1852 - 4
定 价	78.00 元



学术名家文丛

《云南文库》编委会

主任委员：李纪恒 赵 金 高 峰

副主任委员：钱恒义 张瑞才 陈建国 陈秋生

委 员：杨 毅 范建华 任 佳 李 维 张 勇
张昌山 王展飞 何耀华 贺圣达

《云南文库·学术名家文丛》编委会

主 任：赵 金

副主任：张瑞才 张云松 张昌山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文光	王展飞	尤 中	朱惠荣	伍雄武	伏润民
任 佳	刘 稚	刘大伟	汤文治	李红专	杨 毅
杨先明	何 飞	何 明	何耀华	邹 颖	张文勋
张桥贵	陈一之	陈云东	武建国	范建华	林文勋
和少英	周 平	周永坤	胡正鹏	段炳昌	施本植
施惟达	贺圣达	崔运武	董云川	谢本书	

主 编：张瑞才

副主编：张昌山

编 辑：马维聪 柴 伟 杨君凤

作者简介

杨光汉（1938—2013），贵州台江人。著名红学家，教授。1955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1959年留校任教，2013年1月26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昆明去世。



在中文系任教19年间，在《光明日报》、《云南日报》、《云南文艺》上发表长篇历史学论文和文学评论多篇，并参与创办云大学报《思想战线》，兼任编辑2年。1979年调到刚恢复招生的云大成人教育系统全面主持文科各专业的教学科研及师资培养工作。并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上课，直到20年后年老退休。退休后又受云大返聘，继续执教11年。

在云南大学几十年间主讲过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先秦诸子哲学、美学、文学原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形式逻辑、新闻采访与写作、文化学、中国文化概论等15门课程。

退休前历任云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云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方面的社会兼职有：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国际红学权威刊物《红楼梦学刊》编委、云南省苗学会会长、云南苗学丛书编委会主任。12次出席国内和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并担任大会学术委员、学术评议人。

个人学术研究范围较广，而以《红楼梦》研究成果发表为多。除这部红学专著外，公开发表的红学长篇论文还有10余篇。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云南苗族民间故事集成》（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西部苗族古歌》（合作，云南民族出版社），《苗族的迁徙与文化》（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汉语》（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以及关于楚文化、儒道文化、戏曲研究、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章多篇。

总 序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李纪恒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部承载责任与使命的好作品，必将是一部千古不朽的立言典范，也必将是一部历久弥新的传世教科书。千百年来特别是明代以来，许多贤人君子和名人大家在广袤的云岭大地耕耘、思考和写作，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和丰厚的作品，足以飨及后进，启迪晚辈。在搜集、遴选和整理云南明代以来学术大家、学术名家著作的基础上，由云南宣传部门牵头推出了《云南文库》，这一丛书的面世诚为云南学术研究和出版界之盛事。

编纂《云南文库》是传承云南地域文明、提高云南文化自觉的有益尝试。“七彩云南”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都有重要影响的古人类，造就了云南文化的丰厚积淀，从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云南文化艺术宝库。作为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地，云南自古以来都不缺乏学贯中西的大师和博古通今的大家，从来都不缺乏魅力四射的光辉著作和壮美奇绝的文化遗存。其中，许多学术作品都凝聚了深邃的思想和超凡的智慧，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彰显了有云南自身特点的知识谱系和学术传统。今

天，我们将历史长河中的明珠拾起，用心记载云南学术史上的灿烂篇章，正是为了守护云南优秀的地域文化，为了汲取进一步繁荣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养分和动力，进而筑牢云南文化自信的根基。

编纂《云南文库》是树立云南文化品牌、增强云南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族文化、独特的生态文化、包容的宗教文化，已经成为文化百花园中一枝流光溢彩、香飘四海的奇葩。千百年来，云南学者中英奇瑰伟之士以及众多寓居云南的外省学者念兹在兹，深植于云南沃土，扎根于传统文化，不懈探索、勤奋撰述，留下了一批经得住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珍贵成果。特别是抗战时期，随着西南联合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的到来，昆明一时风云际会，云集了大批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学术大师和著名专家，云南成为当时中国学术中心之一，诞生了大批学术经典。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学术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研究队伍空前壮大，学科建设卓有成效，学术成果日益丰硕，推出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精品。近年来，《云南史料丛刊》《云南丛书》等一批历史文献和地方文献丛书相继刊印，云南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今天，我们隆重推出《云南文库》，就是要为更多的人了解云南、熟悉云南、研究云南搭建一个平台和载体，为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文史学术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为在更广领域传播云南文化、打造云南品牌、增强云南软实力创造更好条件。

编纂《云南文库》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的有效途径。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要用健康高雅的艺术、用智慧明辨的思想、用善良温厚的德行启迪人、引导人。编纂《云南文

库》一个重要目的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此次收入《云南文库》的著作，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语言、艺术、民族、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社会和人生哲理知识，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阅读这些著作，有助于培育读者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有助于引导人们去发现、享用、珍惜世界和人生之美，能使大众的精神世界得以滋养和美化、人格得以陶冶和熏陶、心灵得以安顿和抚慰、情感得以丰富和升华，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性的审美需求。

编纂《云南文库》是推动云南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云南早在1996年就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目标，是全国最早提出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省份之一。2000年，我省正式确立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三大目标，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纳入了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范畴。2009年召开的中共云南省委八届八次全委会，作出了把云南建设成为“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重大决策，把云南文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11月，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发展主题，要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前，云南人民正豪情满怀地沿着建设民族文化强省的道路阔步前行，具有云南特色的文化模式已经也必将进一步焕发动人而耀眼的光芒。我们将以打造《云南文库》等一批社科品牌和文化精品为契机，继承优良传统，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宏大眼光，锐意进

取，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努力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产品，更好地弘扬以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和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为主要内容的云南精神。

《云南文库》最终得以发行，首先是众位先贤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在此，我们要对创造了云南学术精品并因此而为中华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在《云南文库》的编纂过程中，相关编纂单位、出版单位和参加整理的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兢兢业业地做好编校和出版工作，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精心工作，才有如今的翰墨流芳。在此，我要诚恳地道一声，大家辛苦了！《云南文库》从构想走向现实，离不开众多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也一并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衷心希望同志们一如既往地云南文化建设献智献策，欢迎更多的同仁志士参与到云南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谨为序。

序之一

端木蕻良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终结和近代社会的开端，都能在《红楼梦》中得到启示。我认为，《红楼梦》正如《史记》之被称为《太史公书》，也可以称为《曹雪芹书》。

和伟大诗人但丁在西方历史转折点上所处的地位一样，曹雪芹不愧是东方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更有趣的是，曹雪芹和但丁一样，都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作了宣判，宣判的判词不但准确，而且还在其中预示了历史的未来。

曹雪芹处理他的人物的命运，是脉络分明的，但从不运用先安排下“扣子”，到后来才甩出“包袱”的那种江湖上的陈腐旧套，因为他塑造的人物，不是像一般词话那样，以欲擒先纵、声东击西等办法故意逗人，不是的。他有他的逻辑学，他有他的美学。他按捺不住要宣扬的，是他所认识的“情”、“意”、“神”、“形”。他的人物不是平面的，是立体的，是动的，是互相牵连的，是许多因素的复合体，是精神的链条，是心灵的脉络。

宇宙是平静的，但充满了各种射线和人们听不到的粒子撞击声。在大观园里，最安静的应该说要数潇湘馆了，但是，在大观园内外人们的心中、眼中迸发出来的射线，都会集中到潇湘馆。情切切，意绵绵，都是无声的，但却也是轩然大波。

在《红楼梦》里，像查抄大观园这样的大事，表面上好像和潇湘馆没什么大干系，但是，只要读者仔细往里看，就会看到把大观园从底朝上翻

了个个儿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整肃”潇湘馆。

试看小说中的一段描写：王善保家的一千人“从紫鹃房中抄出两副宝玉换下来的寄名符儿，一副束带上的披带，两个荷包并扇套，套内有扇子。打开看时皆是宝玉往年往日手内曾拿过的。王善保家的自为得意，遂忙请凤姐过来验视，又说：‘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凤姐笑道：‘宝玉和他们从小儿在一处混了几年，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这也不算什么罕事，撂下再往别处去是正经。’”凤姐这番话，指出“他们”“不是什么罕事”“撂下去是正经”等等，大观园里的明眼人都会看出，在这儿，潇湘馆是挂了账的。曹雪芹用贾探春的口说出：“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得可谓一针见血。

杨光汉从许多例证中，运用一个很普通的例证，就是通过对鸳鸯命运的缕析，得出这样一个论点：“《红楼梦》作为一部有头有尾的故事来要求，八十回书只算是一个残卷；但作为曹雪芹世界观和艺术精神、艺术功力的体现，作为文化史上的一个思想和艺术的成果，它仍然是完整的。”杨光汉的见解，认为八十回的《红楼梦》，已涵盖了曹雪芹的全部思想和艺术功力（当然不是说不需要写完），这一点是很警辟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打个比喻。世界上最有名的古希腊的维纳斯雕像，当呈现在现代人面前时，她已是残缺不全的了，她失去了臂膀。考古学家花费了许多精力，总想为她寻找出那失去的臂膀，恢复她形态的完整，但至今还没能找到。世上有不少有成就的雕塑家，也想为这个不朽的艺术品配制上胳膊，好使后人得以看到她当年的风采，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按说，人体的比例是可以测定的。我国很早就有指导塑像的《度人经》（这书很可能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可见东西方的塑造人像，都有尺寸足资依凭。而且，一个人双手的动作，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雕制的支点是固定的，人物双手的摆放也必然要和这支点相适应，变化不会太大。但是，配制维纳斯胳膊的工作，却一直未能成功。消息媒介曾几度宣称，维纳斯原来的胳膊已经找到了，但是后来又都石沉大海……

在《红楼梦》的祖国，也早就有人想把这个“残卷”（八十回本）续

完，弥补这个艺术天地中的一大憾事。在这些热心人之中，比较有价值的，还要数高鹗。但要取代那失去的原作，是永远不可能做到了。当然，这并不排斥对佚作的寻绎和补充，在这方面，还可以作更多的、有意义的工作。

多年来，杨光汉以勤奋不息的态度，在《红楼梦》研究中，提出并完成了几次攻关项目。现在他的专著《红楼梦：一次历史的轮回》就要出版了，可以说，这本书体现了他多年心血的成就。杨光汉主张各家充分展示一己之长，然后才能有吸收各家之长的机会。这也是杨光汉向来对红学研究所持的态度。

试看，他对曹雪芹原来怎样塑造尤三姐形象的问题，便下了不少功夫。杨光汉是从艺术功力和人物心态，以及当时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共同加以分析和综合的，因此，得出来的结论，具有见地独到的特点。

在阐明“尤三姐故事在全书艺术构思中的作用”的同时，他对柳湘莲“日后作强梁”的问题，也作了应有的探讨。他先论证了《好了歌解》脂批的可靠性，再认为脂砚斋所作“言父母死后之日”和“柳湘莲一千人”这两条批注都是“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的旁注，这和故事的发展应该是合榫的。他推测在赖尚荣家设宴那天，柳湘莲告诉宝玉，他要到外头逛个三年五载，也就是和江湖豪杰会面的事情。这种推测，我认为是合乎柳湘莲的性格和心态的，原来他对大观园的种种龌龊早已看得不耐烦了。

曹雪芹写出了与荣宁两府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物形象，按说应该也都在大观园之内，但他们始终是不属于大观园的人物，从里到外都不是。这类人物中，男的应数柳湘莲，女的应数尤三姐。曹雪芹在他们身上不但没有吝惜笔墨，而且还为大观园与园外世界的沟通，找到了一把钥匙。这一把钥匙是可以打开两把锁的，那就是：女性方面有尤三姐这样的代表人物，男性方面有柳湘莲这样的代表人物，都能反衬出大观园里的人物全是苍白的，左右逃不出大观园里的命运；唯有他们大不相同，他们才懂得生命的价值，是和大观园外部世界有血有肉地联系着的。大观园的社会基础，十王八公以外，还有贾雨村和王子腾一千人，他们往哪一条路走，读者是清

楚的；尤三姐一死，柳湘莲向哪一条道上走，读者们还可能不清楚。但曹雪芹笔下的柳湘莲，和尤三姐已经合而为一了。柳湘莲称尤三姐为“妻”（高鹗把这个关键性的地方涂掉了，这只能暴露高鹗够不上理解曹雪芹而已，绝不会得到其他评价），尤三姐一死，柳湘莲的本性显露出来了，他变得“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他绝不是个冷守枯庙的人，他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他要为尤三姐这一干人削不平。他认为这干人才具有“人性”，像贾珍、贾琏一干人，不过具有兽性罢了。

柳湘莲可能日后作强梁，在这里我不妨再为之提出一个旁证来。《红楼梦》第六十六回回目为：“情小妹耻情归地府，冷二郎一冷入空门。”按说，“耻情”对“一冷”，可以说极不合适。但查“庚辰本”、“戚序本”、“杨藏本”、“列藏本”，都是这样写的。想象原著也就是这样写的。假如这“一冷”二字确是曹雪芹拟定的，那么，后来就应该有“二冷”才是，否则曹雪芹这里用“一冷”，就说不过去了。那么这“二冷”，怕不是别的，必定是“作强梁”了。这时，这个“冷面郎”才算完整了“冷二郎”的面目。

曹雪芹惯把重大关节，由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口中说出，或由他们的行事中反映出来。所以，尤三姐、柳湘莲就成了不重要的人物而又极重要的人物的双重体现。

应该说，弄清柳二郎去向很重要，这还可以为探春将来的去向和改变自己的地位打下基础，因而使大观园的外部联系，会引导出令人惊奇的后果来。

从哲学思想来研究曹雪芹，也有说不完的话。因为他借别人的口，说过“阴阳二气”。这二气造成的矛盾，充塞于天地之间，有名的哲学家都对它提出过自己的认识。曹雪芹对社会上别人看得到的矛盾，他看得见；别人看不到的矛盾，他也看得见。曹雪芹之所以成为曹雪芹，关键正在于这一点。我想，杨光汉得出的这个结论，也会为多数学者所认同。

就用这段话，作为结束吧！

1989年9月于北京

序之二

冯其庸

我认识杨光汉同志，想起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使我对他真正有较深的认识的，是他给我看了后来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甲戌本〈好了歌解〉的侧批》那篇文章。那篇文章，以极其笃实的功夫，提出了一个完全新颖而又完全正确的结论，回答了老一辈的红学专家吴世昌老先生提出的问题。事后我虽然没有顾得上请问吴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而且似乎也未见吴先生再提出此问题，我主观揣度，吴老先生一定是首肯的。

光汉同志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好了歌解》侧批有三处错行的问题，他正确地指出了这三句侧批原来的位置，与歌文的关系，致错的原因，直至这个过录甲戌本的底本的行款字数，过录时因每行减二字，积累下来，致使过录本增一行，从而使它与原本的行款有了差异，因而另手在循行填抄旁批时，抄错了位置，等等。这样的寻行数墨、慎思明辨的文章，我当时读后，不仅是耳目一新，几乎有振聋发聩之感。

为什么我会这么大惊小怪，这也是有原因的。我自己做学问有一个习惯，即喜欢先打外围战，也即是我每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总喜欢把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情况弄清楚，然后再向正题进行研究。所以当着我在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内容或艺术描写的成就的时候，我就总希望能先把《红楼梦》的文字弄确实，甚至把《红楼梦》作者的身世遭遇等也弄清楚。解决了这类外围的问题，再来攻研《红楼梦》的思想或艺术，就不至于落空了。譬如有人大赞“冷月葬花魂”是好句，说《红楼梦》的文字以“葬花魂”为是而“葬诗魂”是误句，不足为据，等等；然而，我却私心惴惴

不安，觉得万一情况并非如此，雪芹原文确是“葬诗魂”的话，那么，那些论证“葬花魂”为妙句的说法，岂非完全落空？又如“芦雪广”、“芦雪亭”、“芦雪庵”、“芦雪庭”、“芦雪庐”，同一个建筑，各本的文字如此歧异，那么，贾宝玉等人究竟是在尼姑“庵”里“割腥啖膻”地大吃鹿肉的呢，还是在亭子里、庭院里、茅庐里呢？这就让人十分糊涂了。如果不把这个地方搞清楚，就很难下手分析。难道在尼姑庵里可以茹腥啖血、大开荤戒的吗？

由于以上原因，在《红楼梦》的研究中，非常重视版本的研究，重视《红楼梦》抄本文字的研究。大家知道，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是现存《红楼梦》抄本中纪年最早的一种，因之，胡适把它称为“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对于这种抄本，研究家们是十分重视的，可以说是《红楼梦》抄本研究中的重要依据，也因此，这个本子上有了差错，如果不能研究出一个正确结果来的话，就有可能将我们的研究导入迷途。吴世昌先生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可惜没有找到开这把锁的钥匙，现在杨光汉同志却正确地揭开了这个谜底，使一直不得其解的问题，豁然开朗，得到了确解，这样的文章，怎么能不给人以特殊深刻的印象呢？

近年来，学术界，也包括红学界，都在热烈地讨论学术研究的新方法的问题，也即是企图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一种革新，这当然是好的。如果确是新的科学的方法，当然是应该欢迎的，我们总不应该故步自封，因循守旧吧。但是新方法之所以应该重视并不仅仅因为它是“新”，而是它能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来；如果它不能得出这样的结果来，那么它的“新”就毫无意义。同样，如果原先使用的方法虽然是由来已久，已算是“旧”了，但它却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那么，就不能因为它属于“旧”方法而把它抛弃。在《红楼梦》研究中，版本的考订研究，作者家世生平的考订研究，作者时代的考订研究，等等，就是如此。杨光汉同志在考订甲戌本《好了歌解》批语位置的问题时，所用的方法，在一些同志看来，会觉得是“旧”方法，不大合乎潮流，但我却认为这是正确的一种方法，它无所谓新、旧，关键在于正确。

光汉同志研究的结果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我们既要重视《红楼梦》以及其他各种古籍的珍贵抄本和版本，又不能把它当作“神物”，神圣不